

伞护之下 万物共生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四周年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有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大熊猫种群总数的**92%**,伞护着川金丝猴、绿尾虹雉、珙桐、红豆杉等野生动植物**1万余**种。



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大熊猫在搭建的人工巢穴附近活动。受访者供图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似乎每个人都能讲述出属于自己的惊喜时刻。

在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邓生保护站,高级林业工程师林红强指着照片中红色小花兴奋道,“这是我们发现的马先蒿属新物种,取名为熊猫马先蒿。”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工作人员尹选鸿则对红外相机拍下的画面念念不忘,“你看,大熊猫真的就在我们搭建的人工巢穴附近活动,胖胖的。”

在雅安市蜂桶寨自然博物馆,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自然教育导师何冬兰正忙着为研学的小朋友上生物课。置身于“森林秘境”,她觉得“孩子们的惊喜和欢呼,让我们干劲满满。”

——今年是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的第四年。

整体上看,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88%,有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大熊猫种群总数的92%,伞护着川金丝猴、绿尾虹雉、珙桐、红豆杉等野生动植物1万余种。

毫无疑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大伞”之下,万物生灵,正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精灵现身 丛林深处很热闹

作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工作人员,尹选鸿清楚记得两个日子——2024年10月22日和2025年5月18日。

那是红外线相机记录下大熊猫在人工巢穴附近徘徊的日子。

“去年,我们通过创新保护措施,为野生大熊猫搭建了五处人工巢穴,目前已在三处人工巢穴附近拍到了大熊猫徘徊的身影。”尹选鸿说,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位于眉山市洪雅县瓦屋山区域,是大相岭山系核心区域,是联系邛崃山系、凉山山系大熊猫等珍稀动物野生种群的关键走廊带。

考虑到野生大熊猫在生产时需要依赖天然树洞、岩洞作为育幼或休憩场所,但此类自然资源在眉山片区分布有限,“我们就在核心栖息地根据大熊猫偏好,为它们搭建了临时庇护所或‘备用产房’。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尹选鸿说。

有人力跋涉下的用心守护,也有科技助力下的实时记录。记录下大熊猫对于“备用产房”反应的,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建立的“天空地人”一体化监测、保护体系。



汤承忠介绍瓦屋山小水电站、矿业权退出情况。杜江茜摄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自然博物馆,一套集“天空地”一体化的综合监测体系正24小时运转,平台已累计记录野生动物158种,拍摄照片超14.2万张。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90%区域已实现信息化监测网络覆盖,通过红外相机已拍摄到有效照片近4000张。

于是,那些丛林深处,万物霜天竞自由的热闹被一一记录下来。有雪豹在悬崖边缓慢踱步,也有大熊猫在雪地里打滚,当一群川金丝猴聚在一起时,绿尾虹雉、红腹锦鸡等珍稀鸟类在另一边被镜头捕捉……

事实上,保护大熊猫不仅仅只是为了保护这一个物种,更是保护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此共识下,更多新物种也在保护中被发现。

雅安石棉,发现植物新种长芒凤仙花;雅安荣经,发现植物新种荣经凤仙花;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发现两栖动物新物种卧龙齿突蟾……

生态修复 种群复壮取得阶段性成果

今年9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刘国洪评价,大熊猫国家公园实现了我国野生大熊猫集中分布区和主要繁衍栖息地的完整统一、相互贯通,“国宝”有了更加广阔、更加舒适的家园。

历史上,由于人类活动等原因,原本广袤的大熊猫栖息地被分割成一个个“熊猫孤岛”。栖息地破碎化导致大熊猫野外种群之间的交流阻断,成为33个局域种群,其中24个种群因大熊猫数量少,存在灭绝风险。

在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理念的指导下,四川持续

推进大熊猫栖息地的生态修复工作。

站在瓦屋山,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管理分局建设管理部部长汤承忠指着眼前一派葱郁的树林,感触很深:2017年,这里还夹杂着矿山小水电站,但到目前,已累计拆除水电站53座,共关停采矿探矿权21宗。共恢复生态植被338亩,植被恢复率达100%。“要给大熊猫腾空间,就得先让人类活动‘退’出来。”

核心保护区的生态修复以自然修复为主,一般控制区则重点开展人工干预修复。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管理分局科教保护部部长晏福全说,“十四五”期间,眉山片区累计投入2500万元,栽植冷杉、云杉、青冈等苗木120万株,修复退化及受损栖息地2万余亩。

在雅安荣经,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片区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泥巴山生态廊道附近连续3年拍摄到大熊猫幼崽活动影像。

从整体上看,持续实施泥巴山、土地岭、黄土梁等6条大熊猫生态廊道建设,如今发现大熊猫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也表明不同的野生大熊猫小种群试图通过生态廊道“串门”,甚至跨种群繁衍。

“种群复壮取得阶段性成果。”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监测巡护队工作人员说,当地已连续7年开展大熊猫野化放归研究,2023年10月,完成全球首例人工辅助软放归个体大熊猫“倩倩”放归,实现了大相岭山系野化放归“零”的突破。“目前,放归个体身体状况健康,野外环境适应情况良好。”

更为详尽的数据是,2024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遇见野生大熊猫55次,发现大熊猫痕迹点约2005个,其他同域野生动物痕迹1.48万个。雪豹、狼、亚洲金猫等顶级掠食者频繁现身,“伞护效应”充分显现。

新靠山吃山 “熊猫文旅” 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尽管雪豹因警觉性强难觅踪迹,但这里已成为中国雪豹分布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杨帆是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邓生保护站副站长,这位在一线跋涉了20多年的老林业人,如今还是当地自然教育讲师。走在落叶堆叠、河水潺潺的林间,他会向公众讲述,邓生保护站辖区面积7.7万余公顷,是大熊猫、雪豹、小熊猫、四川黑熊等珍稀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也会讲到自己工作这么久,4次见到野生大熊猫的经历。

目前,邓生保护站设有自然教育宣教中心和3条野外体验路线,每年吸引不少学生和公众前来参与自然研学。

类似的,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荣经片区的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是2020年在原管护站基础上扩建而成,在“沉浸式森林体验”的同时,学校采用访客预约制,每日承载量不超过150人。对此,大熊猫国际森林探秘学校总务杨晓琳解释,因学校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需严格控制人流。

在保护与发展中,更多变化正悄然发生。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后,当地部分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年均收入可达10万至20万元。”四川省汶川卧龙特别行政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金群明说,当地青壮年在参与森林管护与天然林保护获得固定收益的同时,还可以助力生态保护。

邓生只是一个缩影。从生态研学,到农家乐的“旅游饭”,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已成为全村端稳“绿色饭碗”、新靠山吃山的底气,也成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社区共治的缩影。

例如,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70余名原住民当上生态巡护员,实现“护林增收双赢”;公园周边村(社区)农家乐已达800多家,人均年收入超3万元。与此同时,大熊猫国家公园眉山片区及其人口社区,还连续多年举办“因熊联萌”冰雪嘉年华、国际观鸟季和自然教育周等生态IP活动,带动周边社区增收超亿元。

在今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国家公园论坛上,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执行委员谭雅·斯蒂尔评价,“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片区建设推动生态环境优化,四川这样的做法,值得全世界借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